

诗意的摆渡人

■李楚萍

刚钻进公交车,我一眼就瞥见车头玻璃后摆着一盆小小的三角梅,红艳艳的花瓣落在投币箱的凹槽里,像是被谁随手摁下的朱砂印。

“新年好!”驾驶座飘来浓重的闽南腔,如同咬了口咸甜交错的芝麻贡糖。司机跟每个上车的人点头,方向盘在他掌中轻转,仿佛在斟一壶滚烫的功夫茶。车刚启动,他忽地摇头高诵:“北国风光——千里冰封——”尾音被对流的风卷走,后排刷短视频的青年手指一滞,又继续在屏幕上划出更刺眼的光。

车轮碾过高楼的投影,钢筋水泥的缝隙间漏下细碎的金箔。师傅的吟诵却越发激越,他时而高诵“山舞银蛇”,时而低吟“数风流人物”,恣意的调子在报站声中交错进溅。

当车停在路口等红灯时,他竟用南音韵脚哼起“江山如此多娇”,“引无数英雄竞折腰”在袅袅拖腔里化作纸鸢,却被窗外起伏的汽笛声撕成片片飞羽。穿校服的学生往耳机里又灌了些电子音浪,昏昏欲睡的阿嬷连眼皮都未抬。

我数着电子屏上跳动的站名,山海路口的扁食摊蒸腾着白雾,客运中心站南门正往来穿梭的人潮,南益广场的玻璃幕墙割裂云影。后视镜里,

司机眼角褶皱藏着南戏脸谱的纹路,灰白的鬓角随着平仄起伏颤动,让我想起暑天在洛阳桥头卖四果汤的老伯——总爱往碗底藏一颗新鲜的杨梅。毕竟,“诗眼”要埋在生活最甜处。

“年轻时在晋江跑船。”趁着靠站间隙,司机拧开保温杯与我攀谈,“公交车和渔船差不多咧,都载着人来来去去。”师傅又开始用俚语翻唱《水调歌头·游泳》,“一桥飞架南北”成了“一条蟳埔阿姨的簪花扁担”。满车人依旧各守城池,唯有三角梅在冷气里簌簌落红。穿西装的男子从报表里抬头,瞥见电子屏显示的站名时,又匆忙把“叹息”塞回公文包里。

当市中心的霓虹刺破暮色时,终于有个颤巍巍的嗓音忍不住从后排浮起:“读得真好!”面容黧黑的阿伯摘下老花镜,浑浊的眼底泛起江海倒灌般的粼光。

在这座被刺桐花染红的古城里,多少人正揣着半阙未完成的诗:穿老绣布鞋的阿嬷把平仄叠进祈福金纸,外卖骑手用韵脚丈量古巷的经纬,渔家女将格律藏在簪花围的芬芳……而这位摆渡人,索性将对平凡生活的诗意都融进了方向盘转动的弧光。当这辆公交车最终汇入文化宫站的车流时,我忽然看清——那些被扫码支付声切碎的诗行,终将在某个晨昏不分的时刻,重新聚合成照亮古城的星火。

爱的不同表达方式

■陆小鹿

去年秋天,我过生日时,婆婆给了我一个大红包。

好像是从前年开始的,每逢我、老公、儿子生日时,婆婆都会送我们一个鼓鼓囊囊的大红包。

老公说,可能妈妈觉得自己年纪大了,开始有意无意地把钱转给我们。

那一回,我点数时发现了一个小细节。一叠崭新的人民币,号码都是连着的。但是很奇怪,尾数全部跳开了“4”和“7”。

一个月后,老公过生日,婆婆又给了一个大红包。我再次发现了相同的细节。不由得好奇心起,微信问婆婆。婆婆说她不喜欢“4”和“7”,所以也就不送给我们了。原来如此。我把这个细节告诉了老公。老公说妈妈一定很欣慰,因为她的良苦用心被我看到了。我想象着婆婆一边数钞票,一边把4和7抽出来,那谨慎的举动是她对爱的一种表达方式。

春节回老家探亲。偶然看到妈妈戴着老花镜在翻一本日记本。凑过头瞧一瞧,满满写着的竟然是菜谱。妈妈看到好的菜谱就用笔记在本子上。日记本里还有节日菜单。正月初二午餐八个菜,晚上饭店。正月初三中午又八个菜,晚上火锅……掐指算算,那些菜单涉及的日子正是

我们回家过年的日子。

妈妈还执拗地不同意我们插手做家务。每次过节,我就变成了白吃白喝的游手好闲一族。在妈妈心里,哪怕女儿已经五十岁了,她还是把女儿当作孩子来看。返沪时,老公的车的后备厢里,自然又塞满了妈妈沉甸甸的爱。

抵沪已近晚餐时分,去家附近的商业体,发现开了家新餐厅,名叫:捡角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?探寻的兴趣升起,于是进店用餐。从餐牌上得知,“捡角”是闽南话,意指废物。

老板是台北人,祖辈售卖卤肉饭起家。早年,他拒绝接手家业,常被父亲大骂“捡角”。直至父亲去世,他才幡然醒悟,做父亲做过的卤肉饭,走父亲走过的路,才能找到心灵的寄托。他开了“捡角”餐厅,专售卤肉饭,这个骂名承载了老板对父亲的无尽思念。

这间怀旧餐厅,还原了台湾古早味,装修摆设极具家的温馨之感。我们点了北部艋舺卤肉饭、林森北大肠拼小肠(大糯米肠蘸卤肉汁、小香肠包蒜片吃),还有烫青菜、贡丸汤、台南义丰冬瓜茶等等,味道都很好。餐厅服务员见我爱吃卤肉,又免费添加一份,亲切得像家人一样。

回家路上我想,爱的表达方式千千万万,用父亲“爱之深责之切”的骂语来时时提醒自己,也算是奇特的一种吧。

我坐到了泉州南

■孙道荣

我犯了个错误。

我们单位去年的疗休养线路是福建泉州,我因为临时有事,推迟了一天出发。在12306上买票时,看到有一趟高铁是14:20出发的,这个时间恰恰好啊,而且,比较了一下,这趟高铁用时最短,只要四个半小时。便毫不犹豫地买了票。

上车后,发了信息给带队的导游,告诉他,我已出发,18:54到达。请他安排车辆接站,与大部队会合。

高铁飞快。过了义乌,过了上饶,过了福州,过了莆田……下一站,半个小时不到,就是泉州了。我就要与先行的同事们碰头,开启我的愉快的疗休养行程了。

手机响了,是导游的。导游说,她已和司机到了泉州站,可是,到站的显示屏上,没有18:54到达的高铁啊。怎么可能?我打开12306,找到我的订单,没错啊,是18:54到达,高铁也没有晚点。

导游问:“你是到哪个站?哪个站?”当然是泉州啊。这还能错了?我再次打开12306查看:车次

G1659,杭州东到泉州南。泉州南?我的脑袋“嗡”的一声。

我购票时,根本没注意我买的票是到泉州南的。导游说,你应该买到泉州站,怎么去了泉州南?泉州南到泉州站,距离30多公里呢。

是我犯错了。我出了泉州南站,在广场上等了一个多小时,导游和司机才匆匆赶来。

这不是我第一次犯错。

有一次,我从杭州出发,去黄山。从我家到杭州东站,坐地铁只要半个小时。到了杭州东站,进站时,人脸识别竟然没能通过,试了几次也没成功。一旁的工作人员过来询问,这才发现,我购买的票,是从杭州西站出发的。赶紧飞奔回地铁站,往杭州西。等我坐了40多分钟的地铁,火急火燎赶到杭州西站,那班高铁,已停止检票。只好改签了下一班。

以前的城市,火车站是一个城市最热闹的地方,基本上位于城市的中心。你出了火车站,一脚就踏进了这个城市最繁华的地段。南来的、北往的,人头攒动。那时候的火车站,

就像一个人的心脏,通往四面八方的铁路线,就像一根根动脉血管。在窗口买票也简单,除了像上海这样极少数的几个大城市之外,你去哪个地方,直接报出那个城市的地名就可以了。我已经很久没有在售票处的窗口买过票了,现在,你在窗口买一张去北京的车票,售票员一定得问问你,你是去北京站,还是北京东站、北京南站、北京西站、北京北站,跟相声里的报地名一样绕口而有趣吧。

高铁运行以来,越来越多的城市,开通了高铁,很多小县城,也第一次有了自己的火车站,而且是高铁。高铁站的名称,也很有意思,大多数的高铁站,在地名的后面,都缀了一个方位词,或东,或南,或西,或北。比如兰州东站,成都西站,杭州南站,沈阳北站。一看站名你就知道,你抵达的,不再是一个城市的中心。

我第一次坐高铁到黄山北站,出了车站,发现简直是在荒郊野外啊,周围一个建筑也没有。据说,当地人也对此颇有微词。

短短几年过去了,黄山北站周边,已经是高楼林立,它成了皖南最重要的交通枢纽,也正逐渐成为这座小城的一个新中心。假以时日,那些散布在全国各地的东西南北站,也都会蜕变成一个热闹而繁华的所在。

这就是高铁的速度,也是中国的速度。

我跟导游开玩笑说,真不是我糊涂了,而是这世界变化太快啊。

